

旧中国风云实录丛书

风雨京城

——旧中国历次迁都实录

齐陆玉
范春梅

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

旧中国风云实录丛书

风雨京城

——旧中国历次迁都实录

齐陆玉 范春梅 编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善军

封面设计:邹卫

旧中国风云实录

风雨京城

齐陆玉 范春梅 编

※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合作路4号河北大学院内)

邮政编码:071002 电话:5022929-58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武强画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50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1028-337-5/K·21

定价:11.60元

《旧中国风云实录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刁仕军 朱云鹏
编 委：刁仕军 齐陆玉 张继和
胥仕元 刘春燕 朱云鹏
范春梅 李俊芝

目 录

南京：武昌起义奏凯歌，临时政府定南京 ………

…………… (1)

革命军一夜之内攻占武昌城——孙中山在国外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兴奋之后四处奔波——孙中山回到上海，革命派欢迎大总统到南京就职——南京革命政府成立，“中华民国”登上历史舞台

南京？北京？孙中山袁世凯定都之争…… (23)

参议院关于定都地点的投票结果，出乎革命派意料——建都地点各有主张，袁世凯誓不南下——在南北争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建都武汉的一派——南京临时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孙中山黄兴陷于被动——老奸巨滑袁世凯，策动兵变耍手腕——袁世凯在北京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

北京：曲曲折折，临时政府向北迁…………… (40)

内阁席位如何分配，南北之间展开争夺——唐绍仪内阁组成，孙中山正式解职——袁世凯坚决反对南京方

面派兵护送参议员北上——临时政府在北京正式运转

广州：从大元帅大本营到国民政府 ……………（53）

孙中山说，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为革命政府，为军事时期的政府”——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实行军队的统一编制，诞生了国民革命军

武汉：血染北伐路，迁都首义城……………（64）

约10万人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总兵力达70多万人的北洋军阀——两湖战场，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北伐军在江西战场遇到劲敌——乘胜进军闽浙皖苏——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标志着国民政府从广州时期进入了武汉时期——蒋介石出尔反尔，突然扣住了路过南昌的国民政府委员——一波三折，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南京：蒋介石手握屠刀立政府 ……………（101）

反动报纸狂呼：蒋介石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为蒋介石即将发动的事变帮了大忙——以制止工人“内讧”为借口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械后，白崇禧、周凤岐开始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蒋介石竟以“谈话会”的形式作出非法决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否认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把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称之为“清党”——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通电，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条例惩治。”——南京与武汉同时出兵，继续北伐——两个

政府，三派力量。讨价还价，酝酿合作——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南京政府提出辞职——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使国民政府的首都由武汉“迁到”南京

洛阳：倭寇入侵，迁都半载……………（131）

蔡廷锴说：“我们要为保卫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十九路军奋勇抗战，上海日军30天四易主帅——汪精卫说：“南京是不能呆了，我们政府应火速下决心迁都。”又说：“我觉得秦桧也是一个好人。”

南京：血洒京城大撤退……………（154）

南京防守问题，出乎意料地提前提到日程上来——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卫南京——南京进入大钳形包围圈——中国军队被迫退进复廓——京城背水决战

武汉：临时首都大决战……………（177）

为了争取战前部署时间，阻敌于河南，不惜决开黄河大堤——安庆战斗拉开了“保卫大武汉”的会战序幕——“要把武汉战场变成一个大泥潭”——万家岭一战，薛岳歼灭日军两个师团——大别山的丛山峻岭，也是埋葬敌人的好战场——信阳失守，广州受敌，临时首都最后的保卫战——武汉会战成为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重庆：风雷震山城，迁都长御寇……………（206）

国民政府在战火中迁到重庆。蒋介石在数年前就认为四川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政府机关迁入庙宇祠堂，猎豹进入办公室夜宿——随国民政府

迁往重庆的工厂,占当时全部内迁工厂的三分之一,对供给抗战的物质需求,作用甚大——迁到重庆的高校,形成了三个学校文化区。大批报社、出版社及其他文化机关也迁到重庆

南京:国民党“衣锦还都”…………… (222)

时局变换,国共方针实有异——1946年2月5日,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准备在5月以前还都。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的陪都——还都三部曲:接收敌占区,搬迁中央机构,举行还都大典——国民党还都后的还政:所谓的“结束训政,进入宪政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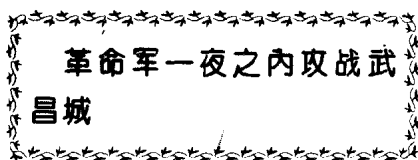
广州——重庆——成都:仓仓惶惶三迁都…………… (250)

蒋介石说:“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对中共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要发动重点进攻——在国民党“存亡危急之秋”,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这是否对挽救危局有作用呢?——“国军精锐,至此几乎全部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白崇禧说:“我们决不能在这个断送国民党江山的条款上签字!”——南京政府仓惶撤退——四十天内三易首都

台北:蒋介石洒泪别大陆…………… (287)

汤恩伯兵败长江——白崇禧军溃粤桂——胡宗南败走西南——陈诚溃离东南沿海——“今日本党的失败,自民国以来第十次了。”

南京：武昌起义奏凯歌，临时政府定南京



1911年10月10日，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天。

是日黎明之前，湖北革命党人、起义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湖广总督瑞澂残酷杀害。

三烈士的被害，使革命同志悲愤到了极点。面临清吏还在继续按名册大事逮捕，革命力量已失去指挥的万分危急之际，各标营代表自动三、两集议，决定按前令的布置，于当晚动手。由于三位烈士在受审时都拒绝吐露实情，起义的行动计划始终没有暴露。

当晚7时左右，在城外西北的塘角，李鹏升、李树芬等到马房纵火，顿时，熊熊烈焰腾起，混成协第二十一营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随即起义，向城内进发。隆隆的炮车声惊动了乡民，起义士兵安慰说：“这是我们的事，驱满兴汉，老百姓不要惊慌！”

在城内，工程第八营响起了第一枪。当时排长陶启胜查棚，发现士兵正目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就吼叫起来：“你要造反？！”金兆龙回答：“老子就造反，你将怎么样？！”陶扑上去把金扭住。金大喊：“同志们快动手，还等什么？”士兵程定国在旁，用枪托

猛击陶的头部。陶负伤外逃，程就举枪射击，击中陶的腰部。适值共进会工程营总代表熊炳坤赶到，见陶从对面跑来，也打了一枪。这时全营轰动。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赶来弹压，堵住楼梯门，一面放枪，一面大呼：“汝等均有家小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故做不得，要灭九族的！赶快觉悟，各回本棚，不要胡闹！”士兵吕中秋向阮发了一枪，阮带伤还手，被徐少斌击毙。士兵一拥下楼，程定国又发一枪，把黄、张同时击毙。熊秉坤立即鸣笛，首先集合了四十多人，扑向楚望台军械库。

楚望台是一块高地，逼近中和门，军械库藏有大量枪枝弹药，由工程营士兵负责守卫。自从传说革命党人在中秋节起事后，瑞澂即派军官李克果、成炳荣等监守。党人罗炳顺、马荣听到枪声和人声，知道本营已经发难，正准备响应，监守官李克果过来对士兵说：“非抵抗不可！”罗炳顺等说：“我们连子弹都未见一粒，怎么能抵抗？”李克果就命令军械所主任叫人把库门打开，搬出两箱子弹，分发给各士兵。士兵们得到子弹后，立即向空中鸣枪响应。李克果见势不妙，同其他官佐一起越墙逃走。军械库就顺利地被革命士兵占领。工程营士兵约四百人，都纷纷到楚望台集合。熊秉坤以总代表名义进行指挥。先是宣布起义队伍为湖北革命军，随后布置守卫楚望台和进攻总督署的战斗任务。来自各队、各棚的士兵初次集合到一起，秩序显得凌乱，熊秉坤感到指挥有点困难。汪长林等巡哨，发现了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吴原来是日知会会员，日知会被镇压后，一度表现消沉。但是他军事知识丰富，在士兵中很有威信。当晚他也负责守卫楚望台，士兵起义时避匿库房附近。这时许多士兵就想推吴兆麟担任指挥。熊秉坤同各队代表商量，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则处于参赞和监督地位。

各标营焦急地等待信号的革命士兵，看到城外的火光，听到城内的枪声，都纷纷起来响应。跟工程八营靠得最近的是二十九标和三十标。二十九标的代表蔡济民是排长，他以出巡为名，率领本排

士兵首先冲出营门。他边冲边喊：“打旗人！”营内同志于是一齐呐喊：“打旗人！”杜武库、高尚志、杨选青、姚金镛等相继冲出。此时，三十标代表彭纪麟也已集合起队伍。第一营管带旗人郝翔宸率旗兵百余人逃走。两标士兵纷纷奔向楚望台。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和三十标统带杨开甲都躲避了。

测绘学堂离楚望台很近，有学生 80 名，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年，听到枪声很紧张。李翊东挺身高呼：“同学们，不要怕，今晚是革命党举事，我就是革命党。愿意革命的跟我到楚望台去领取枪弹。”测绘学堂学生平时都同情革命，这时就全体集合，向楚望台进发。

四十一标和三十一标同驻左旗营房，黎元洪的协司令部也设在那里。两标的部队大部分已外调，留守的总共 300 多人。黎元洪看得很紧，他命令各营管带严防本营士兵行动。这时正好有一个外营的革命士兵前来送信，黎元洪立即把他杀了。士兵邹玉溪听到枪声，夺门而出，也被黎元洪手刃。这时蛇山响起了炮声，黎元洪沉不住气了，急忙潜逃。三营代表阙龙等齐集操场，大呼站队。四十一标右队队官胡廷佐同情革命，也鸣笛集合士兵，参加起义。

塘角混成协辎重、工程和炮兵三队的起义士兵，一部分由李鹏升率领先行。到武胜门，见城门紧闭，就急行绕了半个城，从中和门到了楚望台。总代表余凤斋率领大部分部队，由辎重队和工程队的革命士兵掩护着炮队，破城进占了高地凤凰山。

南部炮队八标的发动，是夺取胜利的一个关键。当时有一种说法，炮队是军中之胆。革命党人对炮队下了很大功夫，在炮队八标建立了很好的基础。炮队士兵的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半个月前就在这里发生过自发的暴动。头一天（10 月 9 日）深夜，邓玉麟、李作栋赶到炮队来传达命令，因到达时间已晚，没有来得及发动。他们就留在营里筹划 10 月 10 日晚起事。10 日上午，孙武又派汪性唐跟炮队二营队官孙文鼎联系，要求当晚发动。炮队进行了紧张的准备，把山炮撞针都换上了正规簧。听到城内枪声，蔡汉卿就赤膊奋

起，奔呼集合。队官出面阻拦，蔡飞起一脚，队官被踢得倒退数步。各队士兵一面集合，拖炮实弹，一面派人通知附近的三十二标和马队八标，要求他们响应，掩护炮队进城。

这时工程八营也派金兆龙、马荣等率领一部分队伍出城来迎接炮队。不料到了中和门，发现城门关着，守门人带着钥匙逃跑了。金兆龙心急如火，双手扣住锁的两端，用力向怀中一拨，一把一尺长、两斤重的铁锁竟被碎为数段。出城后，遇到三十二标旗人楚英带领的巡查队，双方交了火，楚英不敢恋战，带队逃跑。金兆龙等同炮队会合。炮队的二营管带姜明经同情革命，队官孙文鼎、尚安邦、蔡德懋都参加了起义。因此炮队维持了原来的建制，并拖出了十三门炮，是起义部队中人数最多的，达八百余人。这时三十二标和马队八标的留守部队，也都响应起义。

革命军的各路人马纷纷汇集，分别在蛇山、凤凰山和中和门城楼等地布置了炮兵阵地，大约在当晚10点半后，一场围攻当地反动统治势力大本营——湖广总督署的激烈战斗就开始了。

武昌城东西五里，南北六里，蛇山横亘其中，北边是山后，南边是山前，山前比山后较广。山前的东南是城内各标营的驻地，西南就是督署和张彪第八镇司令部所在地，督署在前，司令部在后。当时驻武昌城内外的兵力约二十个营，共九千多人。当晚陆续参加起义的达三、四千人。守卫督署的清方兵力有教练队一营，机关枪一队，武装消防队一队，新调来的巡防队一营，督署卫队和部分马队。张彪接到城内外同时举义的报告，又急忙调驻在平湖门外的辘重八营进城防守。辘重八营没有革命党人的力量，结果在起义中完全站到了反革命方面。再加上分布在城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清方的兵力超过五千人。

革命军前后向督署发起了三次进攻。

第一次进攻在11时左右，以工程营为主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邝杰率领，经过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参加这一路进攻的，

还有蔡济民率领的一排和一些零星队伍。第二路由马荣率领，向水陆街搜索前进，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和督署的背后。第三路由熊秉坤率领，经过津水闸向保安门正街搜索前进，进攻督署的大门。那时各标营的起义部队还没有全部出动，进攻的兵力比较薄弱，对敌人的布防情况也没有探明，因此前进不久就被敌人的火力所阻。其中第一路邝杰的队伍发生伤亡后一直退回到楚望台，受到谴责。蔡济民则率领他的一排人马到达王府口，直逼督署的背后。

到晚 12 点时，各标营人马已全部出动，炮兵也在蛇山上稳固了阵地。革命军声势大振，就发动了第二次进攻。第一路蔡济民部得到了三十一标和四十一标的阙龙、王世龙等部支援。第二路马荣得到了三十标吴醒汉部和二十九标高尚志部的支援。第三路熊秉坤得到了二十九标胡效騫、杜武库等部和三十标马明熙、徐达明部的支援。炮队进行轰击，各部队奋勇进攻，都有进展。但因为当晚阴雨，炮队很难辨认目标，没有发挥威力，敌人还在顽抗。第三路是主攻方向，敌人的抵抗也最为激烈。张彪在白布上大书诏降告示，要士兵们“速即归城”。他亲自指挥，向革命军发动了两次反扑。马荣、熊秉坤等商量，决定组织赶死队，马明熙、彭纪麟、胡效騫、徐少斌、纪鸿钧等二十余人奋勇冲击，才把敌人打退。

接着，第三次进攻开始。革命军为了给炮兵照亮轰击目标，决定在靠近督署后面的地方放火烧房。居民知道是为了打清兵，不顾损失，自动找来了引火物。一时火光烛天，炮兵看清了目标，命中率逐渐提高，打得躲在督署里的瑞澂似热锅上的蚂蚁。这时第一路和第二路进攻的部队已经会合，首先向大都司巷第八镇司令部发起猛攻。镇司令部的守卫部队在巷口用机枪猛烈扫射，挡住了去路。工程营队伍中冲出两名壮士，伏地蛇形前进，猛然跃起大呼，扑向机枪阵地。先立起的为敌人发觉，被刀砍倒；继起的趁敌人举刀之际，迅猛地抢过机枪，倒转枪把，猛射敌人。敌人象墙坍似地倒了下去，革命军在呼喊声中占领了八镇司令部。瑞澂发现督署背后已被

包围，文昌门的通路也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就责成张彪固守，同时慌忙命人把靠城墙那边的围墙打开了一个洞，钻出督署，直奔江边楚豫兵舰逃命。

张彪看到瑞澂已经逃跑，自己的司令部也已被攻破，就命令教练队留下死守督署，自己带着辎重营逃往汉口刘家庙。教练队凭着督署墙垣，向外密射。熊秉坤率领敢死队冲到东辕门，与敌人对射。四十一标士兵王世龙冒着密集弹雨，抱着一罐煤油，跃进到门前钟鼓楼纵火。钟鼓楼火起而王世龙却中弹牺牲。火光照亮了署前的旗杆顶，蛇山和凤凰山的炮兵看清了目标，连连发炮。敌兵退守辕内，从大堂用机枪向外扫射，马明熙、彭纪麟、徐少斌等十余人冲进督署，却被敌兵包围。在这危急时刻，工程营士兵纪鸿钧再次抱起煤油箱冲入门房纵火，不一会延烧到大堂，敌兵慌忙逃散，纪鸿钧也壮烈地献出了生命。

到东方黎明的时候，革命军占领了督署。经过一夜血战，武昌全城克复。居民推门出来，只见满城都是臂缠白巾的革命军，一面醒目的十八星大旗，在黄鹤楼头迎风招展。

武昌革命志士们用鲜血换来了东方黎明！

孙中山在国外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兴奋之后四处奔波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普遍响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地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革命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

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事前虽没有忽视政权这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也企图把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

是，它却对武装起义成功后将会出现的复杂形势估计不足，缺乏有力的组织上的准备。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集团和立宪派及其政治势力乘机崛起，觊觎政权，形势极为复杂。面对这样的局面，革命军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内部又十分涣散。由于部分人员地域和权势思想严重，同盟会已不能发挥统一的领导作用。1911年11月初，在开始筹组中央临时革命政权的过程中，很快就出现了上海和武昌两个对立的集团。它们先后在中央政府的地点和临时大总统的归属问题上，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致使临时中央政府迟迟不能成立。

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推举一位革命资历足以服众、在全国素有崇高威望、才识胆略胜于同辈的领袖出来膺选。孙中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革命领袖，他虽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作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武昌起义后不久发刊的《中华民国公报》，就在10月31日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建立共和国”，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12月中旬“南北和谈”已经开始，而临时中央政府产生困难的时刻，人们就把目光投到孙中山的身上。就在这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使得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正式成立。

武昌起义的当天，孙中山正在美国从西海岸乘火车前往中部、东部各地向华桥募捐的旅途中。10月11日，他抵达哥罗拉多州的典华城。由于旅途疲倦，他睡到第二天11时才起床到食堂用膳。道经回廊报摊时，买了一份报纸到餐厅阅看，才得知武昌已被革命党占领这一意外消息。

但是，他并没有立即起程回国，而是“决定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认为今后革命的成效如何，列强的态度关

系至大。他说：“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

对帝国主义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中国革命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这一点，孙中山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心理在革命党人中之所以普遍存在，一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不能不加以考虑，二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找不到抵抗帝国主义干涉的足够力量。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孙中山本来应该立刻回国，亲自领导正在迅速开展中的这场极为复杂的斗争，使它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他的主观认识却限制了他的行动。

孙中山把外交重点放在英国，同时也努力争取其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10月中旬，孙中山在美国中部城市芝加哥参加了当地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的大会后，就和同盟会会员朱卓文（孙中山的表弟，原侨居芝加哥）乘车前往华盛顿，并在18日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要求秘密会晤，希望能获得美国对中国革命的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尤其是坚守中立。但他没有取得诺克斯的接见。10月26日，孙中山到纽约，又会见了秘密来访的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水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表示愿以公开的身份访问日本。并说，为此他曾致电宫崎寅藏，探询日本政府的意向。24日接到萱野的复电：如果他肯改名，登陆或停留都可以。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愿意改变原定的到欧洲后经印度洋返国的计划，再度取道美国，经西雅图前往日本。他认为，这样既可以鼓舞革命军的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国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的疑虑，对双方都有利。这表明他正极力争取日本政府不干涉中国的革命。

孙中山在华盛顿和纽约的外交活动，并没有取得实际的结果。当时美国的一些报纸对他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1911年10月10日的纽约时报社论即认为：孙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翌日，这一报纸又有社论认定：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11月2日，孙中山只得离开纽约赴伦敦。行前，他在10月31日发给已在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中，表示对回国领导革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黎元洪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初到伦敦后与英国记者谈话时也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再一次表示了他对政权的重视。可是，当他在康德黎家中接到上海有成立政府的消息后，却突然向康德黎夫妇表示：“余于共和国大统领毫不介意。”接着，在16日又发电报给《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为什么在短短几天内，孙中山对掌握政权问题的态度，会起这样大的变化呢？看来，这同孙中山到伦敦后，英国政府向他公开表示英国将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有密切关系。

孙中山到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除想取得英国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向英国争取贷款以便回国供革命之需外，还想阻止四国银行团贷款给清朝政府，以免清廷得到贷款后继续对革命进行顽抗。

清朝政府原来与四国银行团签订过川汉铁路一亿元、币制改革一亿元的贷款合同。当时这两宗借款，一宗已发行债票，收款存备待付；一宗已签约而尚未发行债票。武昌起义后，清廷急于想把